花言峭语

《后会友期》也是文学创作

“如果我向你道歉，承认在年轻的时候，我也因为自己的无知，给你带来很多无法修复的伤害，你觉得，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你愿意，重新做朋友吗？“” 我们把答案留在最后一天好不好。”“喊，你搞什么？”“我有答案，我想把答案留在最后一天。”“如果我们把今天当成最后一天，你愿意说你的答案吗？”

许飞和厉娜在车上的这段场景，迅速征服所有观众，在社交媒体上被转到铺天盖地，网友盛赞，这段对白，编剧写不出来，演员也演不出来，并逐帧分析许飞在说这段话时候的措辞、语气，潜台词，以及恰到好处的停顿。也有网友希望“有人把我敲昏，醒来就是 12 月 31 号”——据说《后会友期》的最后一集选择在 12 月 31 号播出。

磕“飞雪”的著名的学者洛之秋认为“厉娜说许飞是‘表演友谊’，这很可能是对的”，许飞作为诗人和歌者，这样一个长期活跃在舞台上的艺人，是有能力进行表演的，但这种“表演”不是贬义，这种表演有极大的感染力，“它的成功说明文学在今天还是有市场的，因为那是一种更加高级的叙事，远超过一般真人秀的台本。”

这大概是《后会友期》这类节目的魅力所在，说它有套路吧，它是有的，而且是非常成熟的，用过很多次的套路。说它意外吧，也确实处处意外，说它是表演是虚伪，说它是生活是真实，其实也都成立。要知道，所有综艺节目极力回避但又回避不了的标签“真人秀”，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词，都真人了，怎么可能“秀”，都“秀”了它就不可能真人。所有参与者都是在几台跟拍设备的笼罩下，表演真实，表演自己，表演某种情境。

但芒果的综艺节目，是在种种人们已经习惯的叙事中，又加入了轻度的意外，轻度的跳脱，让它丰富起来。比如在“爱情”和“婚姻”主题的综艺，已经成为情感类综艺的唯一主题的情况下，又开发出《后会友期》，涉及到人类情感的灰色地带，在“爱情”和“友情”的两端之间，又给出多种维度的情感表达，这就让人意外，而嘉宾的选择就更让人意外，糊咖，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正是这种意外，构成了这个节目最大的魅力来源。

最有意思的是，这类综艺，其实也在邀请观众参与。生活在一个全媒体环境下的当代人，其实已经全员艺人了，到处遍布摄像头、镜子，到处都是社交媒体，大家都知道自己的表达意味着什么，会带来什么结果，以及人们会如何评价，整个人类生活，已经变成一场大秀。看真人秀，就如同看自己，至于是不是表演，有多少真实，有多少虚饰，已经是最不重要的了。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中认为，人类的日常呈现，其实也是一种表演，并且把表演区域分为“前台”和“后台”，但事实上，在全媒体环境里浸泡了很久的当代人，已经无所谓前台后台了，事无不可对人言，其潜在的心理是，即便是在后台状态下，我们也都是按前台表演的标准要求自己的。

芒果的综艺，其实也是一种文学创作，而且是比以前的文学创作更大的一种创作，全媒体，全员参与，在种种故事套路之外，用细微的变化，给故事赋予新意，加上参与者的临场反应，让参与者也加入创作，大叙事里有了小叙事，新故事就出现了。而这是目前的人工智能无法企及的。

所以，在长剧短剧都灰飞烟灭的当下，真人综艺反而依旧保持了热度，前不久，优酷、爱奇艺、芒果 TV、腾讯四大平台的秋季招商会，综艺占据了主要的舞台，仅仅是芒果，就预备要在明年推出 50 台综艺。

执着于“文学”就是原创写作的人，应该从这种局面里得到一些启示，有没有可能，“文学”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文学意识”已经变成了“文学”存在的最新方式，而且正因为这样，它才无处不在。《后会友期》可能就是当下的文学。当然，以前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依然是它的根基，是一切的托盘，始终并行，始终在寻找新的表达，培育新的仪式。

韩松落

作家

钱眼识人

困境怕流动

不得不承认，我是因为刚刚落幕的金鸡奖颁奖名单才产生好奇去看了最佳导演郑大圣的作品《密档》，除了这一点点心思，几乎没有任何期待，也缺乏相应的背景知识准备，但结果却是惊喜，回看围绕本届金鸡奖获奖名单的争议，特别是关于最佳导演的花落名单，就体会到流量与话题的干扰已经开始本末倒置，很多声音是前置的，预设的，还没有看片就将导演本人判定为“小圈子自嗨”的受益者，但只有看过片才会真心体会到，现场绝大多数为郑大圣导演鼓掌、喝彩的还是真心欣赏其才华，是懂行的，这部电影让我觉得它在非常严苛的命题框架里将表达做到了顶格，是属于历史的，也属于当下，完成度高，有胆识也是舒展的，关于被困住的人如何强忍崩溃的心态，以最大的意志力维持日常，也在日常中获取与信念看似脆弱，最终坚韧的链接，而这种感觉就突破了历史命题的限定成为个体的终极寓言，关于希望，也关于人性。

整个电影并不因为谍战类型而选择用高举高打的视听语言去激荡对正义的共鸣，它反而举重若轻地将视角放在孤岛状态的上海市民身上，很像是历史时期的七十二家房客，空间、方言还有角色的情绪、身份等等信息互相打扰，编织成人情关系网，是市井风情的连环画，在历史抉择和立场剑拔弩张之前，几乎所有人都是不完美的、个性鲜明的小人物、普通人，操心生计、为鸡毛蒜皮耍耍脾气，也掩饰着无伤大雅的私念，这种状态很像今天社交平台的两面性，一面是七嘴八舌的围观，一面又是割席对立的表态。片中有一些细节让我唏嘘不已，比如它在暴风骤雨的战争间隙还是见缝插针地展示了一个地道上海人关于吃的细节，在困境中冒油的咸鸭蛋、毛豆子炒肉、剩饭自制的八宝饭还有甜糯的绿豆糕，都对应着角色内心深处的情愫，是他们可以忍受惊惶的慰藉，除此之外，食物口味似乎又对应着人物的性格乃至价值观，台词说男女主角虽为夫妻、同事，但又有咸甜之争，实则暗示作为丈夫、父亲的男主角有理性到近乎无情的一面，而作为妻子、母亲的女主角则有感性、脆弱的一面，他们都来自武汉，武汉作为地理上的中部城市，却依然在个体上无法调和口味。

上海出身的邵峰出演房东，他在片中有四个姓，本姓邵，改为顾，因为口音被听错成曹操的曹，赵云的赵，恰恰说明价值观或者立场的流动性和脆弱，而真正稳定的是基于人伦、道德的朴素情感，我怀疑他从一开始就知道离家出走多年的儿子参加了新四军，突破日军封锁的高邮咸鸭蛋是报平安的信物。他改姓顾，又坚持关照自己多年的女佣顾师母不填房，是有顾全家人姓名的初衷。

作为革命同志的男女主角在战乱中丢失了女儿，邻居医生夫妇早产的婴儿夭折，这些孩子在片中依然承担着“个体未来”的表意功能，与此同时，这些孩子又与宏观的未来形成密切的关联，后者好了前者才能真正活下去。

在所有细节中，我最喜欢，最唏嘘的是一处闲笔，朝鲜族的少年意气用事行刺侵略者军官失败，被处决了，房客们七嘴八舌感叹自己不知情，幸免于被牵连遭难，一个与少年合租，卖力气的小伙子，默默地拿起一个碗舀了满满的咸鸭蛋稀饭，点上蜡烛为之祭奠，他做得毫不声张，但命运共同体之间的朴素情义不装载任何口号，如潮涌来，然后画面淡去，生活继续。男主角对女主角最后说的话是，大意是在明天来临之前，不道永别，只要门打开。我觉得这是富有生命力的生活隐喻，只要门能打开，食物到达，信息进来，人可以走出去，走到街上，干活养家或者相约聚会，是人、关系还有情感的流动让困境一点点地瓦解，这是我看完电影想到关于当下的一点感悟。

钟德勒

媒体人

情人看剑

明星跟 AI 打官司

她怎么既像赵丽颖，又不像赵丽颖呢？这不是明星模仿秀，而是出现在 AI 短剧里的某些角色，让观众一时恍惚，觉着似曾相识。观众自然知道那是 AI 制作的伪人，只是因为像明星，类似于“眼前分明是外来客，心底却似旧时友”，难免多看两眼。

现实里的明星当然坐不住了。此前周星驰、肖战、杨紫等人的肖像都曾被 AI“化用”，引发过争议。之所以说是“化用”，就像是融梗洗稿，化于无形，手段之狡猾，让人难以坐实。不过赵丽颖近日到底还是以肖像权纠纷起诉某些短剧视频运营方，直指 AI 短剧对其形象的滥用。

一个明星忽然多了一些数字替身，明明没有演过某剧，就因为其生物特征被数据提取重组，化为一个虚拟躯壳，开始吸引并透支观众对他们的信任，以至于被迫自证清白，这恐怕比经济纠纷更让明星不安，所以他们必须要呐喊一声，“那不是我”。

另一则行业新闻也值得留意，著名经纪公司 CAA 近期与奥美联合推出一个平台。在名为 E-CHO 的这个平台里，明星可以把数字肖像与声音存入资产库，品牌方只需拍摄一次“主片”，之后就可以用 AI 生成各种版本的短片，每个作品发布前都会经过演员及经纪人签字，最终打上水印，类似于“汤姆·克鲁斯认可、由 AI 生成”，说起来此前王祖贤与戚薇已经有过类似尝试。

这像是应时而动的一种策略。不过对于观众来说，“AI 生成”眼下代表的不一定是褒义，可能意味着李代桃僵，乃至鱼目混珠，明星之所以打官司，力证“那不是我”，也正是以此申明主权。在文学圈刚刚也有了一个相反的案例，素有“非洲布克奖”之称的凯恩奖今年曝出新闻，本届得主是一位津巴布韦的作家，其获奖小说被质疑由 AI 生成。经过一个月的调查，最后还给作家清白，小说确认是人类创作，作家终于可以证明，“这就是我写的”。

从“那不是我”到“这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故事，面对 AI 时代，从演员到作家都还在力争到底，说明人之为人，真实与尊严必须捍卫。可以预见，很长一段时期内，赵丽颖打的这种官司还会继续出现，因为无论正方或反方，大家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打的就是一个时间差。当 AI 与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时，类似新问题将会层出不穷，就像是新旧两个时代之间的摩擦，开始时不时擦出火星，火星大有燎原之势，再把新与旧烧成一片，从而催生出一个更新的时代。

到了那时，AI 人可能提炼了所有明星的特点，不再是形似或神似，而是进化为某种人类超级种群，人类彻底成为 AI 的原料或燃料，甚至会以 AI 人为偶像。这并非遥不可及，有很多人已经发现，现在一些影视剧演员的表演，已经有了 AI 人的痕迹，换言之，他们已经被 AI 反哺了，不仅开始模仿，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表演风格。AI 模仿着人类，而人类又开始模仿 AI，难以想象这样的场面，只怕比恐怖谷效应更要恐怖。

长风新

媒体人

早闻狄声

海量短剧，烧心吗？

AI 短剧高歌猛进的同时，最近也有几个有趣的新闻：一是赵丽颖起诉红果短剧运营方，直指平台部分剧集利用 AI 技术将她的脸融合在角色身上，并将相关形象用作短剧封面引流；二是徐峥自称刷到了自己的 AI 换脸视频，意外发现“演得还不错”，也因此反思“有的活人表演可以‘糟糕’过 AI 表演”；而 AI 做不到的，则是真人演员身上一种无法被算法触达的“灵魂”。

一个呼之欲出的事实是，无论你看不看 AI 短剧，它已然是眼前的庞然大物了。诸如“吃了不烧心”之类的短剧梗出圈，靠的也不只是三分钟一个反转的爽感，而是一种“海量的力量”。横向上看，一个宁受冷遇也要坚持原则与良心的“不烧心”叙事，换层职业皮，就能再上一遍——盒饭、鸡柳、螺蛳粉，每种小摊小贩都领得到自己那句；故事内容不变，场景无限增生。纵向维度上，同一个故事里，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视角线，这部是媳妇整治绿茶婆婆，下一部剧里婆婆也能巧施妙计重掌家庭大权。换个角色，正义的天平就能倾倒一次。全平台几十万部剧集，总有一部能戳到你的心坎里。

要说平台不作为，倒也未必。批量治理、休息提醒、AI 虚拟形象确权，红果的动作一个接一个。但技术的革新、产能的暴增，早已把侵权的成本压到不值得计较。一个有趣的数字是，10 月下旬，红果短剧发声称已处置存在低质和同质化问题的微短剧共 20426 部……看起来数量惊人，但对比另一组数据实在是沧海一粟：2026 年一季度上线的短剧约 12.8 万部，其中 AI 微剧占比超过 95%；二季度进一步增至 15.3 万部。换句话说，当 AI 让新短剧的数量无限制膨胀，被下架又何妨？制作方改头换面，还能再战。同样，对被侵权的艺人来说，起诉与执行是漫长的，每天新生成的融脸，却是铺天盖地。

话又说回来，管不过来恰恰说明不能不管。这些年，短剧精品化的尝试不少，但难的从来不是多几部精品，而是让慢工细活获得相应的价值，不至于刚上线就被成百上千个融梗换皮取代。毕竟，想要在海量的内容前建一座小小的城墙，终究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比侵权更不容易察觉的，是我们只习惯那些重复的、雷同的、私人定制化的供给——每次都挺爽，审美却被慢慢麻痹，越刷越烧心。

或许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有人慢下来，把内容的基准线再提高一点，再高一点。演员也如是，AI 复刻得了脸，也可以演得还不错，但算法触不到的灵魂恰恰需要在生活中打磨、修炼。海量的短剧不会消失，警惕与上瘾之间，还有一种常态叫徐徐图之。只是从前我们总觉得，更多、更快就一定意味着更好；而现在，我们终于开始追问：海量就是全部了吗？

狄泉秋

媒体人

上海文藝評論
專項基金
特约刊登

地址：威海路 755 号　邮编：20004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0070　广告热线：22895373　印刷：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零售价：1.50元